

武俠長篇小說

江湖豪傑

白羽

(版滬)

說小情奇・篇長俠武

傳俠豪湖江

著 新 羽 白

行 刊 局 書 華 中 大 海 上

長篇武俠小說

江湖豪俠傳目次

- | |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| 度年關豪奴昧良討義債 | 探雪路俠士憐貧解行囊 | 一 |
| 第二章 | 兵過半城空捨兒拋母 | 風吹宵窗動拔箭得財 | 二四 |
| 第三章 | 客牕見冥錫魂驚羈旅 | 荒亭埋地穴寄頓俠蹤 | 三一 |
| 第四章 | 信道燕覆巢宿留佳釐 | 驚傳鬼賊室盜劫善人 | 五一 |
| 第五章 | 捉弩彈鉛挺身急主難 | 游刃穿窬到手失掌珍 | 六八 |
| 第六章 | 張虛勢險官誣良拼盜去 | 避偽書宅主勘賊邀探來 | 七五 |
| 第七章 | 窮林失路孤雁觸機關 | 探阱救人聯騎試身手 | 九八 |
| 第八章 | 突圍比武一士戰車輪 | 破窗搶獲雙臺扣糖罐 | 一一七 |
| 第九章 | 戰羣雄圖窮匕首見 | 援困獸紙包煙彈來 | 一四二 |
| 第十章 | 留別書西賓試爲賊 | 賣金丹邊城阻盜寶 | 一六六 |
| 第十一章 | 衆怒難干聯莊會打鬼 | 長途遇阻考古關闔山 | 一九一 |
| 第十二章 | 朔漠救同傳青衫一現 | 荒山黑縱虎和議三章 | 二一〇 |
| 第十三章 | 妙手劫行車恃才喪命 | 金墳埋奇寶貽禍貪人 | 二二四 |

長篇武俠小說

江湖豪俠傳

白羽作

第一章 度年關豪奴味良討義債 探雪路俠士憐貧解行囊

冀北密雲縣，南通舊京，北連北口，地勢崇高險要，四面銜山帶水，在平時本是出塞的要道，行軍出征的必經之路。有一年密雲縣城，剛剛逃出兵饑，洗淨血腥，轉眼之間，進了舊歷臘月，到得臘月二十三。糖瓜祭竈之後，看看年關已經直擺在面前。忽然天公不作美，山風大作，陰雲密集，一霎時鷲毛紛飛，雪大如掌，洒落得滿城皆白，天氣愈變冷冽。一直到臘月二十六這天，風勢稍殺，雪還未住，時停時下，弄得家家屋頂，壓起尺許厚的積雪，風一吹便簌簌的整塊跌下來。雖然如此，到底阻不住新年來到。城裏官民紳商，一大家家趁雪光裏，忙著辦年貨，送年禮，討年賬。小孩們手凍得紅紅的，還是歡天喜地，穿新衣，放花炮。不管他天有不測風雲，人還是得樂且樂，掃雪迎神；街市上頓形熱鬧，和天氣正大相反，獨有北關僻巷，周老茂家，不爲新年所動，屋裏冷冷清清，沒有一點以爲卒歲光景的樂。

周老茂家，住得是大雜院，老夫妻倆，靠外院和住兩間南房。這周老茂家貧年老，轉年便是五十七歲。他妻田氏，白髮婆婆，年紀只比他小四歲。不幸他家遭了一場禍，現在新年切近，家中一點辦法沒有。莫說年貨無從措辦，年賬沒法搪塞，便是這幾天嚼穀，也正毫無着落。你說怎不焦急？二十六這天，

田氏清早起來，看看天氣，雪還下着，心裏十分作難，找隣舍東拼西湊，好容易把火生着，燒了一壺開水，把丈夫叫了起來。兩口子也不洗臉，一氣喝了半壺開水。這才覺着心裏有點煖氣。周老茂沉吟一回，歎口氣說：「拿出來罷。」田氏爬到炕裏，拿出一個早先包好的包裹，周老茂慢慢站起，右手柱上一條木棍，左手接過那包裹，夾着朝外就走。屋門開處，呼地一聲。連風帶雪刮進來；老夫婦不禁一齊縮脖，倒抽口涼氣。周老茂忙攔回左手，張着袖口，堵住了嘴，低頭緊行幾步去了。

這裏田氏瞧着丈夫的背影，點點頭，又歎口氣，便關上房門，坐在火爐旁邊，怔怔的發悶。一時聽見北風陣陣吹來，把雪花捲起，打得窗紙沙沙作聲。一時又聽見隔壁爆竹亂響，明知是孩子們淘氣，却想到今天，鄰舍們家家戶戶，歡天喜地預備過年。獨有自家這般清風冷落，連午飯還沒安排。更回想前年此日，家裏有人有財，雖非富貴，却不愁吃穿。安分度日，何等自在？那料剛兩年光景，家境一變，好好一個獨生兒子，也知養家，也能掙錢，却只經過半日噩夢，從此拋下爺娘，一去不回了。害得人亡家敗，人生最怕老來貧，何況又是暮年失子？那種苦處，怎堪尋味？田氏思前想後，一股冤怨之氣，兜上心來，恨不縱聲痛哭一場。轉想院鄰很多，新年誰家沒個忌諱，倒惹得他們撇嘴假勸。尋思着只好咬牙忍住，那眼淚便越發滾下腮來。

正傷心處，忽聽屋外，雪踏得吱吱響，跟着有人推門。田氏當是丈夫回來，抬頭看時，却是裏院西屋鄰舍，馬三奶奶的兒子，賣紅薯的二海。闖進門來，一面抖雪，一面說：「好大雪。您瞧我剛打裏院出

來，就落了這一身。大媽吃了飯啦？」田氏道：「沒有。」二海道：「我們也沒有吃，年樓底下圍起天氣來，也沒做買賣。真要命！剛才我媽說，叫我問問您，那五斤紅薯錢，您要是方便，先借給我們用用。」說着拿眼轉了一圈，坐下問道：「大爺呢？」田氏紅了臉，虛聲下氣答道：「他當當去了。回頭當了錢來。先給你對付一點。大雪天又勞動你一跑。」二海撇着嘴道：「您可別忘了，大年下誰不緊。」磨翻一回走了。接着又來了一夥。舖伙親友都有，全是立刻要清賬的。田氏舌敝唇焦，才一陣陣搪過去，臨走還叮嚀了後會。

田氏此時倒也顧不得傷心，只盼老茂快回來。誰知火爐連添了兩次煤，餓得他飢腸雷鳴，還不見當當回頭。看看天色漸昏，田氏着急起來，心想當物不收，這時也該回家。只恐老茂上了年紀，在雪地滑倒不是頑的。一個人落在屋裏，只覺沒抓沒搔，便站起身，到街門口望看，但見雪漫徑路，足有一尺多深，鷺毛紛飛。滿目皆白。來來往往，不少行人，只不見老茂踪影。當不得寒氣侵骨，一時又轉回家中，亂出進，一連幾次，早到掌燈時分。那馬家二海，也來催過兩趟。

田氏越發心慌，隱隱覺着心口作痛，嘴吐酸水。正盤算到鄰舍破臉，好歹吃口東西，借支燈籠去迎。忽聽門外。踏雪聲裏，有人說話，一個說：「任先生，就是這裏。」又一個應道：「哦，這是兩間房，您先進，招呼一聲。」聽那口腔，先說話的好像他丈夫老茂。後面答話的，却聽不出是誰。田氏一塊石頭落地。連忙上前開門，口裏抱怨道：「老爺子，天黑這時候，你怎麼……」。說着豁的一聲，屋門大

開，跟着田氏一側身，哎喲一聲，祇見周老茂拄着拐杖，夾着包裹，同那姓任的一步一步走進來。借燈光看時，見他丈夫老茂，不但渾身滿是泥雪，而且滿臉凝着血；黑一塊紅一塊，着一塊毛手巾，連鼻帶腮包着。那毛巾上，也是斑斑點點漬着血痕，已是凝凍了。田氏吃了一驚，忙細看週身，一件破棉袍，一頂破皮帽，也是白一片黑一片，連泥帶雪，沾了許多，好像在雪地翻了六七個滾似的。

田氏不由哎喲一聲，也顧不得來客，扯住老茂的衣袖，叫道：「老爺子，你這是怎麼了？可是摔的麼？」老茂道：「咳，別提了，差點沒死在外頭。多虧這位先生……」說着放下東西。慇懃勤勤的揮霍灑坐。田氏站在一旁納悶，上下打量那人，見他面生得很，是個外路人，看年紀不過三旬，身材不高，體質不胖，鼻直口大，面色微黑。左眉心生着一個黑痣，滿臉風塵勞瘁之色。再看氣派穿戴，介在貧富之間，披一件貴重黑大氅，袖口却磨得絨禿了，倒戴着一頂貂皮帽；像是個大家公子。落了魄的。

正猜不出時，一眼瞥着炕上放的那個包，原封未動，上面沾了些泥，田氏心想從一清早夾出去，又夾回來，一定沒當着錢；自己整餓了一天，怎好？心中一陣暗急，湊到老茂面前，看了看頭上那傷，悄聲問道：「你到底是怎麼啦？這麼晚回來，怎麼連當也沒當呢？」老茂喘息一回說道：「你別亂，我先引見引見！」指着田氏對那人說：「這是我們孩子他媽。」又對田氏說：「這位是咱們的大恩人，任和甫先生。」田氏楞頭楞腦，拜了拜一。

老茂又道：「你還當當當呢，我豈豈教李三爺打殺。要不是任先生，搭救這一步，這功夫還不知我是

死是活呢。任先生，我們這對老業障，沒有別的報答你，您就擊受我們老倆口子一對頭吧。」說着站起來，一拉田氏道：「還不給恩人磕頭。」田氏臉紅耳赤，不知怎麼着好。却見老茂已經顫顫巍巍，彎身跪下了，自己趕緊也隨着跪在地上。任和甫連說：「使不得」那裏攔得住，只得陪禮攙扶。

周老茂一連磕了幾個頭，才同田氏站起來，面對着炕，從身上往外掏東西。因為手凍僵了，掏了半晌，才摸出兩塊錢一包銅元，一齊交給田氏。催她快去煩那位街坊，上街買煤添火，打點吃食，田氏忍不住又要追問；只見風門一響，闖進一個人來，忙道：「大爺，我替你買去。田氏忙回頭看時，又是來討紅薯脹的二海。便將應買的煤火酒食之類，一樣樣都託付了他。那五斤紅薯，也教他扣下，二海歡喜去了，不多時都買來。老茂便催田氏添火坐鍋，趕快打點。不想田氏爲人就是沉不住氣，老茂白天遇着甚麼事情，何以沒當着當，反鬧得頭破血出，又何以憑空領來這麼一個恩人，她心中納悶，好比塞下一個悶葫蘆。倘不問明，實在要憋破肚皮的。她忙了一回，走到外屋，掀起布簾子，只衝老茂擺手努嘴。老茂偏又陪着恩人講話，只不理會。她便擠眼歪嘴越來得勁，倒惹得任和甫笑了。老茂沒法，只得踱出去，對田氏草草說了一遍。

原來臘月二十六那天晚上，周老茂夫妻左思右想，沒法子過年。當夜商量着，田氏說先當一票暫度目前，倒是老茂說，零碎賬脫不過去。教田氏翻包袱，找了兩件夾衣衫，估量當不出錢來，又將兒子的一件棉袍也添上老夫妻賄物思人。又是一陣心酸。次日清早，老茂夾着這包衣裳上街，一路上雪大風緊，鼻尖

凍得通紅。地下又滑，風打着，下很覺吃力。好容易走到仁和巷，當官的人很難辦。候了一會，把當頭遞上去。偏這四五件衣裳，在平時算一二兩銀子的，這年却不好，又是年底，爭競幾次，祇高五錢，連七錢二分也湊不到。老茂垂頭喪氣，又奔吏衙和豐當。正走時，對面猛有一個人，攔住去路叫老茂。

抬頭看時，這人穿着燦新的馬褂皮袍。袍襟上却油了一塊。年約三旬。身體矮胖。面色黑紅。這個人衙面上都叫他李三爺，是密雲縣富紳，「將軍府」將軍于善人家的轉角親戚，現在于宅賬房幫忙，他這人外表生得愚蠢，却有一肚皮把戲。可惜生來口吃，越急越說不出話來。閒常背着于善人，也賭也嫖，也玩也樂，又唱得一口好二簧。一樣作怪，唱起來時，字正腔圓，順順溜溜，一點也不結巴，以此常哄得于宅少爺們歡喜。教他唱王三姐，他就「在寒窗」。教他裝寶二教，他就「小子們與爺寒啦鬥的掩」，這樣他便有了飯吃。昨午于善人借給老茂二十塊錢，他是曉得的，這天他吃了幾盅酒，從于宅出來，恰好在東街和老茂碰見。便一聲叫住。

老茂剛要打招呼，李三已然走到面前，一張嘴酒氣薰人，大模大樣，拍着老茂說：「老茂，你，那兒去。」老茂忙道：「就到前邊，三爺上那兒？」李三道：「找我麼，巧極了，正打算找我你去。」現在省得上你家跑了。」老茂怔道：「您找我有甚麼事呢？」李三揚着臉兒說：「我說老茂，這還用問麼，你自己還不曉得？就是你該該的那二十塊錢。……」說到這裏可了半晌，索性不往下說了。扯着老茂，走到祥順店門洞裏，躲避風雪。接着說：「昨昨兒晌午，我們舍親，到年底了；一查賬，查查到您，他他

就說，日子不少了，教你趕快給給歸上。對不對？……大年底下。誰誰不清賬。橫豎你早打點好了，所以沒沒派人來。就由我走一跪，把那二十塊錢，給我，帶回去，得了。」

老茂聽了，轟地一聲，如打一個焦雷。原來這度年關，他當真沒想到于善人家，會打發人來討債。本來于家在本縣是財主，又是出了名的善士。況這二十塊錢，又與尋常借貸不同，實是于善人趕着借給的；也不打利，也不限期，只立了一張字據，連中保都沒有。這時忽然催下來，在老茂看來，錢數又多，老茂這一急非同尋常，他素來心遲口鈍，又兼是小人家驟然落魄，這擔債本領更是不攪，便窘得嘴邊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李三見他紅漲了臉，連頭也不肯抬。未免惹人動火，那肚中的酒倒撞上來。大聲說：「喂，老爺子，你倒……」忽地一陣狂風吹來，雪花撲面，冷氣刺鼻，李三倒噎一口涼氣，忙拿袖子遮住臉。接着又喊：「大冷的天，您您別教我站在這裏挨凍了，咱們走吧，上你家去吧。」

老茂嘴裏咕嚕了幾句話，李三並未聽清，緊緊追問。老茂半晌嚕出一聲道：「走到家也沒有。」李三氣了，結結巴巴嚷道：「那那那可不成，你跟我走吧。」揪住一隻手。把老茂拉出店門。老茂一手攔着往後倒退，口中不住說：「三爺，三爺，您聽我說。」一句話未了。李三往前猛一拉，老茂往後緊一掙。跟上地滑老茂腿腳不靈便，身子一幌。李三又一帶，就站立不牢，翻撲在地，常言說，人窮則挺而走險，年老則視死如歸，老茂却不是這樣人。只因他生性憨直，下流拚命的舉動做不出來。當下連急帶愧，爬起來喘吁吁問道：「李三爺，我這大年紀，您幹麼摔我？……」李三一陣笑道：「摔着你！不不不還賬，怎

麼，你還要賣老命訛人嗎？」

老茂一聽到訛字，不啻如刀戳了心肝。兩人吵嚷起來：李三又推他一個跟頭。這下却重，老茂一個嘴啃地，鼻頭也破了，臉也搶了，半晌掙扎起，喘做一堆，自想「窮人沒活路，和他拚了吧！」一頭撞過去，李三一側身就勢再一推。老茂倒在雪地，又翻了一個滾，那個當包也拋在大道上。

兩人揪在一處，打開聲裏，登時圍上一羣人，任風翻地舞，站在那里，只當瞧一齣戲。却也怪，只顧看，沒人過來攔勸。吵打多時。把那坐祥順店裏的客人，也吵出好幾個；內中便有任和甫。他爲雪所阻，住在店中。聽得鬧聲，出店來看；却是一個醉漢，一個窮老頭打架。便與幾個人上前，七手八脚拆勸開。老頭子喘得說不出話，醉鬼結結巴巴；問了半響，才知是討年債打架。李三不依不饒，只說：「你打聽打聽，李三爺可怕人訛，賴債是不行的。」老茂却鼻一把，淚一把，只說：「兒子丟了，家裏太難，不信諸位看。我這是出來當當過年，欠債的好說好求，也不犯死罪。怎麼動手打人？」

兩人各執一辭，正對勸架人訴說，忽聽街東，豁刺刺地挾風帶雪，跑來一匹黑馬。大衆往店門口一閃，翻回頭看來，馬上一人，渾身打扮，一色純黑，恰如憑空捲來一朵烏雲，襯着這雪天冰地，越顯得皂白分明，異樣動目。打架的人，勸架的人，爲這黑人的異樣裝束，和黑馬迅疾聲勢所動，一個個，扭頭對他上下打量。

只見這人揚着馬鞭，催馬疾馳向前；走近人叢，猛把馬一勒，緩緩走來。細看時，頭戴紫黑色貂帽，

眼架玳瑁黑墨鏡，身披玄羊黑面大氅，手穿黑駝絨手套。那帽子緊緊壓着眉頭，大氅領高高豎起，把口臉全掩住，只透出一個鼻頭，凍得通紅。兩隻眼在黑鏡後面，炯炯閃視，顧盼不測。此外渾身上下，都不露一點皮膚。年紀相貌，有沒有鬚鬚，全看不出。拍馬走到店門口，閃眼往下巡視了一遍。又抬那頭看店門。就在這時，猛聽人叢中，一聲低嘯哨，聲音淒厲，異常刺耳。大眾尋聲看去，有一個胖矮人隨在任和甫身後，像沒有人般，仰臉站着。那穿的戴的，竟和這騎馬的人一模一樣；也是黑衣黑帽黑眼鏡，只欠沒騎着黑馬。大家正覺稀奇，扭回頭來，再看騎馬的，一聲胡哨響罷，他早已翻身下了馬。脚一落地，全身伸直；這才看出他身材瘦長，比那打胡哨的黑衣人，較高半頭。抖一抖身上的雪，左拉着馬韁，雙腳倒背在身後；一聲不響，挨到人圈，探頭也來瞧。兩個黑衣人，一高一矮，一瘦一胖，對面站着，裝束相同，又似相識，却是都不打招呼，也不通問訊，甚至面對面，連看也不看，又似不相識。

勸架的，看熱鬧的，看看這個人，又看看那個人，不知怎的，兩個打架的又湊在一處了，幸虧人多，忙又分開。無奈老茂那邊，人窮不作臉，便應許一個準日子，頭年也辦不到。至於李三呢，借着酒氣，指手畫腳，挾槍帶棒，反倒搶白了勸架的人。鬧得衆人都很不忿，有法子攔住，沒法子勸開，這一來便僵了。

獨有任和甫，口快心直，因勸李三惜老憐貧，高抬貴手，却不合接着又說：「這錢又不是欠你李先生，依我說莫如行個好，回去美言幾句，落得開一條活路，替人討債。那有下手打人的道理？」幾句話惹惱了李三，從鼻孔冷笑幾聲。說道：「我待請教請教，您貴姓？」和甫不聲會，答道：「好說，姓任。」

李三向周蘭看了一眼，點頭說道：「好啦。任先生，是這麼着，我我可得跟您結識結識。往後我賴了人家的債，也好請您幫話。」

和甫臉一紅，剛要接話。李三忙搶道：「您您先聽我說。您說我打了他，您可有眼。他自己栽了一個跟頭，起來就和我撞頭拚命。難道您那國裏，就教我們要賬的擎着挨揍嗎？您勸我行好，我謝謝您。您才說的明白，這錢不是欠我的，是欠我們舍親的，請問我憑甚麼拿別人的錢行好？」李三說到此處，越發有勁；又值任和甫也是口訥，只氣得張口結舌，一句話也接不上。李三更得意了，舌頭也不結巴了，眼瞟着任和甫又道：「不怕您惱。您要行好，那是您有錢，儘請您拿出來積德吧，管保沒有攔您的高興。可是一樣，您別指望我。像我這樣人，就會說風涼話，別給行好的人現眼了。我要行好，我早不說廢話，早就打開我的腰包，替他墊上了，還用您操心麼，我應您也像個讀書識字的，知情達理的，怎麼着……」

李三越說越毒，把任和甫挖苦得渾身打戰。只見他一躁腳，一甩袖子，回身衝開人圈子，逕奔店房走去。李三越發趾高氣揚，嘻嘻哈哈笑了幾聲，手舞足蹈的正要說話。偏巧他手這麼一掄，人圈子外層，又猛一擠，身旁一個看熱鬧的光頭半大孩子，一時腳不穩，擠得往前一衝，拍的一聲，李三一個反巴掌，整落在孩子的半邊臉上。那孩子嚇了一跳，手撫着臉，歪着頭，翻着眼，氣忿忿說：「唉，你幹麼打我？」

李三回頭瞧是個孩子，反唇譏道：「嘿，他媽的，活該，我又沒有長背後眼，這裏又沒搶窩窩頭，誰教你搶着往前擠？」

一語未了，人圈子忽又一陣衝動，那個騎馬的黑衣人，哼了一聲，身子猛向裏一挪，挪到李三近前。就見右手一揚，那條馬鞭掄起來，鞭梢在空中一搖，噹的一聲剛待落下。一剎那頃，猛聽吱一響，又是一聲低嘯，大家急看時，那個騎馬的長身黑衣人，應聲把掄起來的馬鞭，順着右臂緩緩的垂落下去。那邊矮黑衣人，舉起捫着嘴的右手，二伸一曲，做了一個姿勢，回頭就走。騎馬的人立刻低垂着頭，一言不發，默默鑽出人圈外。然後拉馬連喊借光借光，離開衆人，逕入客店。只聽疊聲呼叫夥計，兩個黑衣人全入店房了。

那任和甫，一氣跑進店房，摸出鑰匙，慌忙開了屋門，便尋皮包。點一點零款，還有三十七塊，揣在懷內，一逕冒雪跑出來。喘吁吁分開人，厲聲叫道：「李先生！」李三上下打量一過，裝出笑臉道：「好說任先生，怎麼麼着，我聽聽您的？」和甫兩手顫顫的，拿出皮夾，忙說：「不過二十塊錢麼，我就行個好！」那些勸架的看熱鬧的，一湧上前，都睜大眼睛看。和甫身上是雪，臉上是汗，左手托皮夾，右手往裏掏，數出二十元說：「給您，二十塊錢！」

李三舌頭還沒動，兩隻手早伸出來，正待接時。却從旁鑽出一個人，矮身量，厚眼鏡，正是那個矮胖黑衣客；不知甚麼時候，又從店中跟出來。他把身子一橫，右手攔住道：「慢點慢點。」和甫一楞，李三忙道：「幹幹甚麼？」那人道：「我有幾句話說。」李三說：「你管不着。」那黑衣人格格的一陣冷笑，隨說：「都是給你們了事的，許這位先生幫錢，就得許我幫兩句話，怎麼管不着？」大衆闐然叫好。剛才沒

人幫錢，都乾生氣，現在趁勢發作出來；七嘴八舌，將李三抄苦得敢怒而不敢言。

那黑衣人却又攔住道：「諸位別吵。請問李爺，這位任先生欠你的不？」李三道：「你你別繞脖子，那是人家願意替周老茂還賬。」黑衣人道：「對呀。既是替周老茂還賬，那就該周老茂過手。你做甚麼一直就接？」李三羞得臉通紅。那人又道：「任先生，我說的對不對？」和甫痛快已極，笑道：「李先生別急，周老爺子請過來。」老茂心花怒放，搶過來要跪下。那人又攔道：「老茂忙甚麼，磕頭的時候在後頭呢。你快接過來還人家吧，急出毛病來，你賠得起麼。」老茂接過錢來，遞給李三，李三伸手要接。忽從他身後，又鑽出一個人來，攔道：「慢着，慢着！」

大家忙看那人，黑衣服，瘦身量，正是騎黑馬的那個人，不知甚麼時候也單身走出店來。衆人很覺着逗勁，都看着他的嘴，料想必有話打趣李三。李三此際當衆坍台，氣焰早挫，勉強問那瘦人道：「你又幹麼不讓我接錢，我們要賬的就該死麼？」那人微笑道：「那倒不至於，不過……」開了一頓接道：「不過我也是幫話了事的呀。我聽說一借一貸，銀錢過手，總有個憑據。現在人家交錢了，也不管是人家是自己的也能，別人代墊也能，反正你得先拿出字據來，別淨忙着接錢啊。」衆人聞然大笑，不邀而同，齊聲說道：「是這麼着。是這麼着。一手還錢，一手換字。」任和甫也把肚裏預備的話說出來道：「對對，我花了錢行好，反倒上了當，可是冤枉。李爺，這不是衆位鄉親都是這里，您先拿出字據來。」

大家七言八語催促，登時把李生催得臉紅耳赤，拿右手不住摸皮袍衣袋。却見他摸來摸去，那隻手只

掣不出來。任和甫便含笑催道：「請把借字拿出來吧，省得教人家白等着，大雪的天。」李三也不言語，把手插到襖衣裏面翻找，一時又彎腰往地下看。好一會，不見他拿出皮夾字據，反失聲哎喲了一聲。那黑長瘦人大聲說道：「怎麼了，丟了麼？」

李三紫漲了臉，口中期期半晌才道：「不不能丟，許是我沒帶着……我這就拿去。」說着還往地下尋。那瘦人嗤地一聲笑道：「對了，快回去拿來吧。一手交字，一手交錢。」說得李三眼珠轉，張張嘴要說話。又遲疑一回，抬脚往外急走。人圈子中，一個糟鼻子白鬚鬚老頭子，手提一隻蒲包，虛謎着眼睛笑道：「三爺，您想着甚麼來着要賬可不帶字？」這些人和圍起來，李三爺也不顧答腔，手摸衣襟，連叮了那黑衣瘦人幾眼，甩着袖子，忿忿衝出去。才走了幾步。任和甫忙叫住道：「李爺請留步。大雪天，我們可不能站在這裏久等，回頭咱們還是在這店裏見，還是在周老爺子家裏見？」李三只哼了一聲，急急忙忙奔西街去了。

看熱鬧的雪落滿身，紛紛散去，走着談着。有的誇任和甫慷慨，有的罵李三，不問誰的錢，拿來就接，連半句人話都沒有。「這還是善人的親戚呢？」那糟鼻子老頭嘆一聲說：「還提甚麼善人，沒有要人命！人都誇于善人好，我就不信。這年頭最講究盜虛名，圖實利。甚麼慈善事業，老實說都是營業性質！」一個外鄉人插話道：「可是我早聽說密雲縣有個于善人，他怎麼放賬呢？」糟鼻子老頭道：「就是這話了。現在他們親戚，就因為討債打人哩。虛名那能信實？」又一人說：「李三這東西鬧得好兇。怎麼爲要

腰打架，倒忘了帶字據？依我看，別是打架丟了罷？再不就教手溜去了？你看他那神氣，疑疑思思的。」

旁邊一個鋪夥計。忙插口道：「這話很對。」回頭看了看又說：「你們誰也沒留神，合該李三吃啞叭虧。我告訴你們吧，我正站在他身後。……」一語未了，覺着腰頸上，拍的着了一下，涼冰冰順着衣領溜下去。吓得他喊一聲，忙去捫脖項，着打處已然腫痛起來。他急抬頭往上看，翻回頭又看後面。只街旁小巷口，有兩個小孩，挑着紅紙球燈，雀躍過來；此外遠遠有幾個行人。他便探手摸了一回，在腰眼繫搭包處。摸着一個小圓東西。托在掌心看，是一枚雙角的銀幣。一路說話的，都站住看他問他。他張一張嘴，忽見岔路有兩個人，此跑彼追，一面嘲笑，一面喊叫：「你這小子多嘴，看你疼不疼？」嚷着貼身跑過去了。

這鋪夥計一吐舌，捏着那枚雙角銀幣。悄悄走開。正是：「是非皆因多開口，煩惱只爲強出頭。」到底李三的信據丟了沒丟，任和甫陌路傾軋，有無後患？那兩個黑夜客？又是怎樣人物？這鋪夥計頭上的雙角，更從何而來？下面的故事將一樁樁展開。

第二章 兵過半城空 趁兒拋母 風吹宵窗動 拔箭得財

任和甫陌路仗義，傾囊解紛；等人散後，把老茂邀入店房。拂雪裏創，略詢身世；未知他日暮途窮，就